

# 顾烈峰：投身水利事业六十载，把深情汇入边疆山河

本刊记者 洛文

顾烈峰从小在江南水乡长大，对水怀有特殊的感情。1959年，他考入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一生与新疆水利事业发展结下不解之缘。

## 扎根边疆，勘测设计各类水电站近三十座

1965年，顾烈峰从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毕业，被分配到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现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下简称“兵团”）农四师勘测设计队工作。

谈及当年的选择，他记忆犹新：“在清华六年，我受到的教

育是——祖国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新疆是干旱地区，我学的是水利，所以我志愿报名去新疆。学到了知识，就要还给人民，报效祖国。这是我应该做的。”

年轻的顾烈峰乘火车，经过四天三夜到达乌鲁木齐，之后，乘坐敞篷汽车，又经过三天两夜才到达西部边城伊宁市。“下车后，我身上全是灰，只剩两只眼睛在发光，像个孙悟空。”这个疲惫却目光有神的年轻人，正思索着如何用自己的双手在伊犁建起一座座水利工程，化戈壁为绿洲，变沙漠为良田。

当时，顾烈峰所在的勘测队主要负责兵团国营农场和农田（包括路、渠、林、居民点）的勘测、



顾烈峰

1939年出生于江苏省武进县（现江苏常州），1959年考入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1965年毕业后志愿去新疆从事水利建设事业。他主持或参与勘测设计的中、小、微型水电站近三十座。退休至今，深入探索滴灌技术，推动滴灌技术在新疆兵团的推广运用。



顾烈峰1959年入学后的第一个国庆节在清华留影



顾烈峰大学三、四年级结构力学课程笔记、练习本及水力学、材料力学学习题本

规划与设计工作。兵团人坚持“不能与民争地，不能与民争水”的原则，一般都在边境沿线、边远山区、盐碱地、河流下游和人迹罕至的荒山野岭“安营扎寨”，他们劈山引水、开荒种田，工作条件十分艰苦。

野外勘测的日子，顾烈峰常住的是土房、帐篷和地窝子，夏天蚊子常来作伴，冬天在外中午饿了就啃几口雪拌的馒头。1972年夏季，顾烈峰和同事在霍尔果斯河（当时为中苏界河，现为中哈界河）上进行龙口地形测量，他有时要站在浸没过大腿的深水中扶标尺，上身被太阳晒得发烫，头上冒汗，小腿和脚却被高山上融化的雪水浸得发抖、发麻，还有被急流冲倒的危险。即使如此，他仍要坚持着站稳脚跟，始终挺立在以河流中心线为界的我方一侧，并能确保测量成果的精度。

勘测队老队长薛景山感慨道：“顾烈峰刚来时是个风度翩翩的小伙子，长年累月的风霜雨雪让他落下了终身难愈的腰腿痛，左腿肌肉萎缩，至今走路都是跛的。”

顾烈峰在新疆兵团的“处女作”是昭苏县兵团四师76团吐鲁根布拉克水电站。他主持勘测、设计工作，亲自参与施工和安装。这是一座装机容量只有200千瓦的农村小型水电站，尽管如此，当漆黑的边境线上因为这座水电



▲ 吐鲁根布拉克水电站全景

▶ 顾烈峰仍保留着最初水电站项目的技术工作记录



站第一次有了稳定而温暖的光亮时，顾烈峰发自心底地感到欣慰。

后来在阿格牙孜牧场，当由他主设计的一座微型水电站建成发电后，“牧民们用上电，高兴得很！”顾烈峰回忆，“一位牧民指着帐篷里的电灯，又指指我。他说的话我听不懂，经人翻译才明白，这是在说：‘这灯亮了，是你给我们带来了光明。’”那一刻，所有的艰苦都显得微不足道。

在勘测队工作的20年里，顾烈峰从技术员成长为设计组组长、队长。他主持或参与勘测设计的中、小、微型水电站近三十座，完成几十座引水渠首和数百公里输配水渠道的勘测设计，为高寒地区的水利水电工程设计、施工

和运行积累了宝贵经验。

1985年，顾烈峰由勘测队调任农四师副师长，分管水利水电、房屋建筑、道路桥梁等基建工作。期间，顾烈峰主持并参加了霍尔果斯河上修建中哈联合引水枢纽工程的前期工作。为摸清水情和河道状况，他常奔波在界河沿岸的草滩灌木丛中，有时甚至要冒安全风险。这项工程的勘测设计成果不仅在向国家水利部汇报时获得好评，连哈方专家也竖起大拇指，称赞顾烈峰不愧是名校培养的水利专家。

## 再启新程，推动滴灌技术在兵团推广应用

在伊犁工作近30年后，1994年，顾烈峰被调往乌鲁木齐，先



顾烈峰主持并参加了霍尔果斯河友谊联合引水枢纽工程的前期工作，该工程 2013 年 7 月竣工，改变了原有的无坝引水模式，提高了两岸农业灌溉与生态用水保障率



顾烈峰（中）在第八届世界水日宣传“科学治水、团结管水、强化节水”



2000 年 9 月 3 日，顾烈峰（右 1）在兵团节水灌溉建设现场观摩讨论会上发言

后任兵团基建局副局长、水利局局长。为了狠抓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使兵团水利工作迈上一个新台阶，他跑遍天山南北，足迹遍布沙漠荒原、盐碱腹地、边境沿线。他与同事夜以继日地工作，起草制定“大力加强兵团水利建设的决定”“大力发展兵团节水灌溉的决定”，推动兵团水利工作跟上全国步伐。

2000 年 9 月，组织上曾公布年逾 60 岁的顾烈峰同志光荣退休。因工作需要，同年年底，他

被任命为兵团水利局顾问、兵团节水灌溉建设办公室主任。顾烈峰不仅高兴地接受了这一重要却难度较大的工作任务，而且一如既往干得风生水起，大力推动了滴灌技术在兵团的研究和推广。

在前几年与农八师、石河子市进行大田作物膜下滴灌技术的初试、小试、中试取得关键性成功的基础上，他与同事们一道与兵团教学、科研、工厂企业、农业生产单位和兵团机关各部门通力协作、戮力践行，使兵团大田

作物膜下滴灌技术大面积推广应用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兵团滴灌面积迅猛增长，从 2000 年的 24.98 万亩增长到 2003 年的 280 万亩，成为全国大田作物滴灌面积最大的片区，有力地促进了大田作物和经济作物面积的快速增长，并带动社会相关产业经济的同步发展。

2003 年，顾烈峰正式退休，但他没有停止工作，在同行们大力协作配合下，花了一年多时间主编了《滴灌工程设计图集》，

系统总结了膜下滴灌技术不同模式、不同种植方式和不同区域各种作物的设计方案，为“使这本图集源于实践、高于实践”，“他走遍天山南北，考察调研过上千个滴灌工程项目，掌握了丰富的生产实践资料，又不断在这项技术的内涵上进行探索”。图集一经刊发，设计、施工、管理人员竞相争购，为这项技术在干旱地区和半干旱地区的推广起到了重要作用。他还担任兵团、新疆多地区滴灌工程和重大水利项目技术评审专家组组长，经他评审过的节水灌溉项目近2000个。

今年八九月之间，当他在新疆听到“截至2025年3月，全疆各地区高效节水灌溉面积达到7416万亩，其中兵团为2214万亩，占兵团总灌溉面积的90%以上”的好消息时，他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

顾烈峰欣慰地说：“滴灌省水、省地、省工、省钱，而且效益高、产量高、质量高，深受群众欢迎，所以很快推广开了。”

直到今天，他依然心系水利，发挥余热，早已实现了争取至少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的承诺！

## 坚韧背后，难掩埋藏心底的深情

顾烈峰出身农村，从小放牛喂羊、割草耘地，各种农活都干过。



◀ 1994年6月，顾烈峰与夫人张云芳在伊犁地区昭苏农四师77团哈桑河畔牧民帐篷旁

▼ 顾烈峰一直珍藏着父亲临终前录给他的录音带



父亲文化水平不高，却坚信知识能改变命运，全力支持孩子读书。

当年顾烈峰考取清华大学，家里凑不够路费，父亲带他到当地教育局申请，领到了补助。得知儿子大学毕业后要去新疆工作，父亲话语简单却坚定：“新疆缺水，你又是学水利的，国家叫你去，你就去。照顾好自己，做好工作。”

“我的母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是祖母把我拉扯大。她心里舍不得我去那么远，却从没说过一个‘不’字。送别时，我不敢多看她，她的脸也不朝着我，我知道这实际上是她对我的支持。”回忆这段往事，顾烈峰哽咽了。

初到新疆，因工作繁忙、路途遥远、经费有限，顾烈峰只能靠书信与家人联系。一封信，在路上要走一个月。他工作一忙，信耽搁了，家人便一次次去邮局询问：“信来了没有？”1968年底，在新疆工作三年后，按照兵团规

定的“单干户”探亲期限，顾烈峰第一次回家探亲。父亲和弟弟到常州火车站接他，年逾七十的祖母，六七年前因干活儿摔坏髌骨关节，不能自主行走，腋下撑着拐杖，在家人扶持下，站在村边稍高的小土包上，默默地眺望，不断地问身边家人：“到了没有？还有多远？”

1984年，顾烈峰兴高采烈地准备接父亲来新疆生活，万事俱备时，却收到父亲癌症晚期的紧急电报。他匆匆赶回老家陪伴父亲，但因工作需要不得不再次告别返回工作岗位。临终前，父亲一直念叨着想见他和孙子孙女。顾烈峰请弟弟录下父亲的话，把磁带寄到新疆。1984年12月，父亲溘然长逝。当顾烈峰在新疆接过这盘轻而沉重的磁带时，他双手颤抖、眼里噙泪，面朝东方默默地站了许久……那盘记录着父



顾烈峰（右1）与同去新疆工作的水利系同学校庆返校合影

亲最后声音的磁带，顾烈峰始终没有勇气按下播放键。它被精心保管，尘封至今，见证着一位边疆游子“尽忠职守”背后深情的回响。

谈及相伴四十三年的夫人，顾烈峰语气温柔：“我这一生若有些许成绩，一半的功劳要归我的夫人。”在外，顾烈峰踏遍天山南北、沙漠荒原，出差短则十天半月，长则数月。家中，夫人默默惦念，独自扛起了家庭重担，白天上班，晚上操持家务，照料两个孩子。顾烈峰记得，从野外勘测归来，风尘仆仆，衣服里有时藏着虱子。那时布票珍贵，夫人舍不得扔掉衣服，就将衣服放进锅里，用碱水一遍遍煮洗。十三年前，夫人因病离世。那些默默守候的岁月，都化作了他心底最柔软的怀念……这些看似平常却无比坚韧的付出背后，是顾烈峰等一代清华人共同的抉择：将对故乡和亲人的眷恋，毫无保

留地融入到对祖国大家庭的深情守望之中。

### 清华六年，铺就一生的精神底色

清华园的六年，为顾烈峰的一生铺就了坚实的精神底色。

初入清华园的那天，一切对他而言都是那么新鲜而振奋。他像久旱的庄稼遇见甘霖，如饥似渴地汲取着园子里丰盛的知识养分。他明白，六年大学学习是为了掌握知识、练就本领，将来为祖国和人民工作。母校是“工程师的摇篮”，他必须珍惜这宝贵时光，夯实科学技术基础，为未来做好准备。

1965年毕业时，顾烈峰等七位水利系同学毅然奔赴新疆，被誉为“七条汉子下天山”。临行前，蒋南翔校长为奔赴边疆的同学们召开座谈会。顾烈峰记得蒋校长的叮嘱：“祖国现在需要你们。

你们要把学到的知识与当地实际相结合，为建设边疆贡献智慧、知识和力量，全心全意为边疆人民服务。”这番话，他始终牢记在心。

六年朝夕相处的七位同窗，散落在南北疆的水利战线。“那时交通不便，通讯困难，主要靠书信往来。互相问问近况，聊聊工作，有时也会问‘你有那本书吗？能不能借我看看？’”说起当年的同学，顾烈峰感慨万千：如今，七人中已有四位离世，另外三位都退休了。虽然每个人境遇各异，但当年大家身上都流淌着同样的青春热血——毅然走向边疆，立志报效祖国。

清华水利系有一首系歌，顾烈峰将歌词略作改动，成了自己的人生写照。

从那海滨走到边疆，我们一生走遍四方。

辽阔的祖国万里山河，都是我们的家乡……

这心中的旋律，陪伴顾烈峰走过边疆山川，度过漫长岁月。回首往昔，他语气平和而坚定：“我做了应该做的工作，尽力了，没有遗憾。”

从清华园到戈壁滩，从青春年少到白发苍苍，这位看似平凡的清华人，用不平凡的坚守，践行了他无悔的承诺。📖